

水晶
尤今
等著

盲 猎

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
文学经典
20 shi ji taigang
ji hai wai
hua ren
wen xue jing
dian



20

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
华人文学经典

盲 猎

水晶尤今等著



谭安泰 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 003 号

“20 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
文学经典”系列丛书

顾问: 唐达成(中国作家协会)
唐翼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刘锡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陈学超(西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

主编: 金宏达(北京图书馆副馆长)

主编助理: 李惠彬 李 劲

选题策划: 娄熙元 张采鑫
舒 琴 吕长青

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经典

盲 猎

水晶尤今等著

谭安泰 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13.375 印张 330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9.00 元

ISBN7-80611-015-1/I·904

前

言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世纪交替的伟大时代，跨世纪的旅程赋予每一个自觉的灵魂一个难得的机缘——完整地回味过去，坚定、沉实、自信地走向未来。我们将共同拥有一个世纪的结束，又共同走向一个世纪的开始。“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经典”系列丛书，就诞生在这个世纪之交即将来临的时刻，她将成为我们每一个读书人拥有的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奔向新世纪的步履似乎变得愈加急促，也愈加沉重而富有活力。地球在急速地运转，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门大开，大陆与海外的距离，蓦然间缩短，普天下的炎黄子孙，真正地将心维系在一起。台港及海外华人的生活，已成为大陆广大读者急于切近的一个新奇的世界。而文学上的沟通，乃是人与人之间最值得珍视的心灵深处的沟通；透过海外华人作家笔下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倾听那一样的追求与憧憬，困惑与烦恼，痛苦与欢乐，并与之相呼应，人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海内尽知己，天涯若比邻！

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一直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又融入了鲜明的异域色彩与气息的独特的文学类别，一个世纪以来，亦是

名家辈出，名篇佳作精彩纷呈。自七十年代末起，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各地华人的作品，即涓涓滴滴，流向大陆读者。不少出版社相继推出各种作品选集、作家专集，甚至还有若干专门刊载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作品的刊物定期面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流中展示其动人的、别具一格的风姿。

大陆万千读者正是借一篇篇饱蕴真情实感的作品，洞悉骨肉同胞奋斗的艰辛，人道的关怀以及内心的般般曲折；至于历史的回顾，现实的变迁，文化的撞击，和各色人等活跃于其间的海外各地景观，更是令人眼界大开；而字里行间，沛然流溢的才华、隽思与文采，则不仅给人以美感的愉悦，且呈现一份精美的文化营养。

“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经典”系列丛书，旨在从容量的广大，体例的完备，以及编选的精心等方面超出目前大陆出版的各种选本，以一个更新、更广、更精的角度，提供给读者，以期一览海外华人文学的绮丽风光。作为具有收藏价值的精品文库，名家名篇，不可不备；而为各种选本尚未及推荐的风格各异的新作佳构，亦有收录，尤愿读者先睹为快。台湾为海外文坛重镇，作者如云，收入作品的比重居大；而香港、东南亚及旅居欧美的华人作品，亦尽可能遴选，以使文库构成海外华人文学经典之作的全景。

编选中，我们无意轩轻作家，故各集所涉作家，均以姓名笔划排序；而各集编排先后，以及作品入选篇目多少，则由于分头选辑，平衡为难，尚祈鉴谅。一些作者一时联系不上，粗疏不周之处，谨致歉意。张爱玲、无名氏两位老作家，现居美国、台湾，其作品原在大陆素负盛名，为满足读者收藏其作品，本文库特为之出专集。

当今出版界和读书界，文学名著系列出版已成盛势，愿我们

编选的这套丛书，能更加完备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文学名著的欲求和愿望。如果我们能以这套丛书，告慰在海外文坛上辛勤笔耕的诸位作家，答谢热诚关注海外文学的大陆广大读者朋友，那亦是我们感到无限欣喜与安慰的事情了。

编者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 录

- (1) 前 言
- (1) • 水晶
- (1) 没有脸的人
- (15) 无情游
- (46) • 尤今
- (46) 水牛和孔雀
- (66) • 方方
- (66) 职业妇女丁美娟
- (93) • 丛甦
- (93) 在乐园外
- (112) 盲 猎
- (119) • 庄因
- (119) 夜 奔
- (140) • 刘大任
- (140) 蝶
- (154) 鹤顶红
- (157) • 孙爱玲
- (157) 玉无缘

-
- (174) • **李黎**
(174) 梦 镜
(206) 近 乡
(236) • **陈漱意**
(236) 罗刚杀人
(265) • **郑宝娟**
(265) 情 人
(286) 燕子的季节
(320) • **欧阳子**
(320) 周末午后
(329) 考 验
(344) • **赵淑侠**
(344) 赌城豪客
(378) 流浪人的歌
(400) • **胡根**
(400) 东方酒店的洗手间
(407) • **施柳黛**
(407) 丁香结
(419) **作家小传**

没有脸的人

不算太早的清晨。

罗亦强起身。上厕所。刮胡子。用热水温脸，对一面破镜子。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左边的胡子要比右边多。用劲点。糟糕，血流出来了。细小细小的血珠。想不到我以前也有过光润丰腴的下巴，略为瘦削的双脚。绕着嘴边生，一圈浓黑色。将来会不会饿死？拔去一根白发。祈绥音现在做些什么？坐在白磁抽水马桶上，嘴里衔一枝香烟，用不用象牙烟嘴？或者，裹着锦被睡早觉，在自由之家的楼上？完全不同的世界，想她做什么？她的影子却追着你不放，在报上白纸黑字行间。

早餐。方桌上四副碗筷两副已经动过。酱油迹，油条屑。他们先吃了去上学——复华和兴华。多么豪气的名字，怎么想起来的？儿女们将来若是一事无成，益发衬出他们的寒酸平庸。早报放在桌上。妻在这方面对我很体贴。稀饭盛在碗里——妻的那碗。盛久了凝成一团，白惨惨的冷粥蜡。残炙与冷羹，到处潜辛酸。她不知又去忙什么，在糊满油烟子黑洞洞的厨房里。嚼酱瓜，咸甜湿脆。味全花瓜，为什么多嵌一个花字？忘了看早报。刘承司……

加纳齐总统……美陆军部长访华……美国远东政策的出路……猜迷晚会，答对了，仓仓仓一阵锣响。四百元奖金……还是三百元？没有翻到第六版，就不会看到她的消息。忍不住又要翻——有，在这里：

“名女钢琴家施祈绥音

今参观各校音乐课程”

赶快往下看：×女中，建国，师大附中……还好，没有×中。有又怎么样？二十年不见面，见了面顶多寒暄一番，像普通朋友那样。总会有点不自然吧？

回睡房系领带。穿上衣。这捞什子。不是太紧就是太松，像一根油条，泛黄又发亮，时代杂志载过一则消息——人物栏：剧作家 Thorton Wilde 厌弃了文明生活，不堪领带鞋带束缚，逃往墨西哥埋名隐居。到底还是给记者发掘出来。成了名的人又怕名。当初何必要苦苦成名？像留过学的人劝别人呆在祖国。矛盾。祈绥音会这样怕名？她大概还没有被人骚扰够。二十年前读过 Wilde 一出戏 Our Town，恍惚“今日世界”有过评介，译名是小城——嗯——小城风光。坟墓里的死人会说话。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台词：当初我们彼此为什么不多看一眼，多了解一点？

衔一根新乐园。点火。托一托眼镜。披上外套，两肩发白，走到天井里。

大幅被单晾在竹竿上，衬出天井的狭窄湫隘。天光墨色，道不出阴晴。竹竿不堪负荷，勉强支撑被单的重压，四角滴出水来。沉甸甸，湿漉漉，带着碱味的水滴渗进泥土里——我的长春藤。无法看到绿满庭除的景象了，在夏天。

——亦强，今天要缴会钱，三百块钱别忘了。妻的声音从厨

房传过来。

——唔，唔，只得漫应着。不错，下午该发薪水了。

——还有，带一条咸鱼干回来。我今天不去菜场了。

一辆小火车冲刺着从后门经过。汽笛嘎嘎尖叫，淹没了妻的噪音。

蒙着薄灰的黑皮鞋，彳亍在小巷的泥路上。绕过一小方泥潭，污黄的水面浮着汽油的虹彩。抛烟蒂。低头，这儿在造房子。恐怕会有石子掉下来。你又忘了。这座建筑物已经停工了好几天。抬头。几何线条的块与线孤独地矗立着，割碎了灰蒙蒙的天。天梯。空晃晃的几丝稻草垂下来。一只麻雀在啁啾。一把折叠的矮梯斜倚在天梯旁。一大堆灰泥砖散落在墙跟。空袭后的残破相。未完成的东西总使人有不舒服的感觉。舒伯特的交响曲除外。

终于转到大街上。眼界陡地一宽。巴士站。跟着挤进去。

报纸上登过一张她的照片。在机场留的影。圆圆的脸没大改。数十年如一日。大衣上别一大朵洋兰。旅美名钢琴家施祈绥音女士归国访问。举行独奏会。国际学舍。一大群人捧着花，像众星拱月。成了名的人是玉趾翩临。预计留台两周。天天有她的消息。没提一个字关于那建筑师施先生。虽然她还顶着他的姓。听说分居了。也许离了婚。成了名的人爱闹离婚，特别艺术家，像富人易患癌症。为什么？大概成了名的人比较骄傲任性，富人数超营养，而且应酬频繁。不见得。名人是众人注意力的焦点。这车子路线像是跑错了。原来福州街在翻修马路。一块块灰色的泥土掘开来，露出白水泥管子。空袭后的残破相。未完成的东西看来总使人不舒服。

一连三次没停。狠心的车掌。一排排眼巴巴等着上学上班的

人们。下车。最后一个。懒得跟大家去挤。

进校门。熟悉的学校气味。三星牙膏味。×中办得相当不错——不是老王卖瓜。在私立中学小有名望。不闹社会新闻——血腥气的。太保太妹免不了，就是省中也有。很容易认出来：大包头，囊囊皮鞋；鸭屁股，画眉弄眼。晚会上显原形：哈腰，摇头，两腿直抖索，仿佛羊痫疯。唱歌像在耍赖皮，伴着鼎沸的音乐——是吉他吧？电铃响。第一节课。打铃的现在该称按铃的阿明擦身而过。忠于职守的家伙。右眼差不多全瞎了，是白内障。却唤他阿明。讽刺的名字。名字的讽刺。必也正名乎！我的名字。兴华，复华的名字。他们有没有背着我去耍赖皮，身上背着个扫帚样的东西？不敢讲。

教员休息室。第一节没有课。窗明几净。比较：家中污秽的玻璃窗，有一块换上了甘渣板。趁此把作业簿改好。长方形的会议桌。拉开抽屉。捧出蓝皮练习本。屉底两粒老鼠屎，滚来滚去，干巴巴的。到处都有：老鼠，蟑螂。平庸寒酸的人们，衬托出“他们”的璀灿光耀。箪食瓢饮，曲肱而枕，富贵于我何有哉？酸葡萄？孔子便不是。腐儒便是。我是不是??? 苏格拉底模棱棱的眼光又平射过来。在会议室的另一端，被凝缩于半身青铜像内，镇压着浆硬的白台布。二千年的封隔。磅礴的大气。俯瞰蚂蚁似的栖栖惶惶的人群。万事不动心。四十而不惑。我能不能做到？

红笔捏在手里改作业簿……祈绥音粉扑似的圆脸，梳两条短辮。重庆。抗战建国的标语。嘉陵江。泛黄的江水。纤夫。古老悠久的纤歌。时间的沙滩上，布满了脚印，记忆的长廊上，充满了回音。黄角垭，枣子南垭。乍听起来好古怪。台北的东门町，西门町不也一样？祈绥音住枣子南垭，一条斜坡的尽头。两人都学

器乐。她弹钢琴，我拉小提琴。今天我家里找不到一把凡哑林。——将来你们小提琴独奏会，我替你用钢琴伴奏。祈绥音微偏着头、幼稚地说。——不，猫咪，将来你举行钢琴独奏会，我替你用凡哑林伴奏。——别胡扯不好，你听见什么人开 Recital，请过别人用小提琴伴奏的？——我要创下先例，你知不知道，猫咪？多美的梦，热情又富于罗曼蒂克。好穷，我们那时候。出游后只能吃两碗担担面。祈绥音的双颊始终红冬冬的，特别是逢到冷天，红得像蜜饯小红萝卜。不去嘉陵江边散步，就呆在我的宿舍里。肚子饿了炒饭吃：泡菜，红椒猪油豆鼓炒饭，饭里夹着砂粒，嚼起来咯吱咯吱响，像冰淇淋里的冰块。八宝饭。大家替它取了个名字。可是那时候我们不闹胃病，不患盲肠。年轻的人，什么都不在乎。一闻了豆鼓味，难以抑止的哀愁便涌上来。推说不喜欢吃，妻便不买。她不明白里面有个缘故。空袭。漆着大红太阳旗的飞机不分昼夜地来。校场口大惨案。闷死了一防空洞的人。翌晨土报纸上斗大的黑字。魂魄悠悠地出了窍。祈绥音昨天下午正好去校场口她表姨家。伤痛的泪进出眼眶。两条腿像在云雾里行走，踩不到地。也忘了搭柴油公共汽车——也许是太早。爬斜坡时好吃力，仿佛大病初愈。祈绥音好端端坐在书桌前写信。伸手移过桌上一本“塔里的女人”。——你进来怎么也不敲门，吓我一跳！（忘了进房不敲门是你的习惯，因为给你吓了一跳才这样说。）真正吃惊的是你自己。眼光擒住猫咪的圆脸不放。粉白嫩红。恍若隔世。——怎么啦，你？祈绥音跑过来，伸手摸你冷汗淋漓的额头。你一把抓住她的手，拉她到床沿坐下。定了好一会神。这才说出一大早跑来看她的原因。

下课铃。作业簿没改完。下一节再回来改。挟起教科书进教

室。乱嘈嘈的声音静下来。有两个剪水手头的孩子赶忙捻熄烟头。廓清一下紊乱的思绪。踢开祈绥音纠缠不已的影子。等上课铃。讲书：安诸克里和狮子（Androcles and the lion）。萧伯纳仿佛写过这样一出戏。没念过。因果报应的故事。无聊。好在留声机放惯了。再放一遍。揩黑板抄生字。粉笔落地，折为两节。潮湿的粉笔。天气的关系。回过身来再讲书。后排有两个大女生交头接耳。生平顶讨厌学生上课不专心，即使这课书不能引人入胜。停嘴。眼光笔直射过去。两个鸭屁股头分开来。停一会又聚拢到一块。喃喃咕咕，正要发作，那个大一点——她的名字叫什么芬的——居然举起手来：

——老师，等一会女钢琴家要来校参观，课外活动组派我和胡××去欢迎。理直气壮地。

祈——绥——音——祈——绥——音——听来仿佛是个陌生的名字。哦，嗯，不错，是她要来了。报上消息不确实，漏植了×中的名字——也许是临时加进去的。血潮的澎湃。别乱，别乱，先应付目前的局面再说。什么事没经历过？心还跳得这样厉害！真是。

——好吧，你们去好了。还有没有别人？

堂下一阵吃吃的笑。有两个男生扮鬼脸。罗老师，阎罗王，今天为什么这样好说话？

两个女孩站起身。扳起脸低头从讲台前经过。笑意却从眼梢溢出。瞧，阎罗王都给我们弄得一点办法也没有！可笑又可厌的女孩子！

留声机照放不误，声音有点异样。两人会在这亚热带的小岛上重逢，作梦也想不到的事。如果祈绥音没有申请到奖学金？如

果两人没有吵那场致命的架？如果，如果。我的未来。她的未来。难以抑制的哀愁涌上来。不去想它了，这笔帐。二十年不见面。见了面顶多寒暄一番，还能怎么样？避开一边吧，相见不如不见。

Saved by the bell (铃声解了围)。否则恐怕要语无伦次。世界虽大，祈绥音却不让你有立足之地。教员休息室。他们可能要借用。踱到礼堂，两个工友在挂红布条。不至于到休息室来了，根据常例。点烟。回避难所。浓郁的烟氛久久不散。苏格拉底的眼光又平射过来，模棱棱的。四十而不惑。万事不动心。心渐趋平静。不想改本子，懒得动。祈绥音的影子乘虚而入。斜坡。一长段石级直通她的住所。两人倚坐在石级上，身后是高大的枯莲子树。褐黄的枯莲子，冬天吊满了一树。老爱唱一支歌。那时候流行的：往事——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会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鸟在叫，我们不知怎么……梦里花儿落多少？鼻息喷到我的后耳根上，在我面前总表现得特别娇稚，祈绥音，其实极为老练世故，个性倔强，不达目的势不罢休——这与她的成功有关吧？可是在母亲与爱人面前，我们宁愿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子——潘彼得。谁说过这样一句话？斜坡上很静。周末的午后，却常有野孩子来吵闹，用弹弓打枯莲子。一个穿碎花开裆裤的小孩也夹在中间。野孩子一哄而散之后还不走。后来知道她叫么妹儿。就住在斜坡底下。——么妹儿——么妹儿——漫长的四川口音——母亲一喊她便沿着石级往下直走，一点倚傍都没有，也不怕坡度斜，像此地的小孩不怕穿木屐。慢慢走，么妹。祈绥音倒看得害怕起来，颤声在身后嘱咐。

奖学金。祈绥音申请到奖金。一位加拿大籍的神父帮的忙。——亦强，你替我作主，到底去不去？——好极了，当然去。

猫咪。——你不高兴了，你瞧你说话的时候，脸上，好不自然。——你要我怎么样？咧开嘴大笑：嘿嘿。——我晓得你不高兴，那我就不要去好了，不豫的开端。第二天，你终于道出了不高兴的真实。——猫咪，我问你要来问我，当初申请奖学金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我害怕申请不到，才瞒着你。我大概还没有资格作你的好朋友。你尽可以一直瞒着我，何必又多此一举？——亦强，我没有想你比我们女孩子还要多心（稍待片刻）。我想你不至于跟郁燕芝一样，妒忌得不跟我说话吧？……这话未免太重太狂，太伤害人的自尊。火山的爆发，溶岩飞浆，四溅伤人。破坏了美的印象。发怒是心虚的表示。你心虚。祈绥音也心虚。

两人避不见面。我倔强，她也够倔强。悔恨不是没有，却别住这口气。硬生生拆开来的头几天真难过。人说鸳鸯折翼一点也不假。想不到她走得这样仓猝。毅然决然剪断了情丝，借着这场吵架为由。仿佛多呆一会，铁一般的决心便要动摇似的。善变又残忍的女人。一张条子都没留。

搭机先去加尔各答，再转西雅图。辗转从同学处打听来的消息。——怎么，她没跟你说呀？——苦笑。离去的那天黄昏，坐到斜坡的石级上。死瞪住祈绥音两扇封闭的小窗。心里一团糟。枯莲子树吊满了枯莲子，在风里动荡不息。穿碎花开裆裤的小女孩走了来。嘴里含着棒棒糖，流着清水鼻涕。仿佛世界上就剩下你和她两个人。偌大的荒原，孤凄的两个人。小女孩的圆脸，在你的泪线里流漾涨破。用手抚摸她稀黄的头发。她惊悸地往后退缩。——么妹儿——四川女人的口音自坡底追了上来。连小女孩也离你自去。

发疯似地在背街小巷里瞎走。触目皆是伤心的颜色。忘不了猫咪的影子，就是忘不了。走了以后才发觉。设法遗忘是一件痛苦的事。

——罗兄，原来你在这里。校长要我找你，有事请罗兄帮忙。满脸皱纹的褶裯，眼角两泡黄眼屎——不知是不是特罗迈新，课外活动组长孙啸仁走了进来。

——有什么贵事？（闻弦歌知雅意，先来个明知故问。）

——也没有什么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下节课那个叫什么音的女钢琴家要来校参观（一个人的名气毕竟有限，老孙便说不出祈绥音的名字），几位音乐老师都出席了，人手恐怕还不够。你老兄音乐方面的造诣是无话可说了（先戴一顶高帽子），英文又顶刮刮（把祈绥音当做了外国人？）所以要偏劳你老兄一阵了。

快想一个理由来挡挡阵。——不行吧，老孙，我下节还有课。

——老兄不用着急（拍一记肩膀），我已经请教务处派人通知：初三下的英文改为自修了。

真会替人设想。不愧搞课外活动的。自修的消息下达后：准有人鸭子似的哄闹怪叫；准有人偷偷点起烟屁股；准有人用橡皮筋弹到女生的头发上。再想一个理由来推托：

不行吧，孙兄，我这身衣服太脏了，出来招待贵宾，恐怕有点失仪吧？

——噯，彼此彼此，其实也不会劳动大驾去招呼客人，替我们壮壮声势，壮壮声势。

一阵风走得无影无踪。怎么办？托病——迟了。晨起早该告病假，逃过这尴尬难堪的一关。我的胡子。左边没刮干净。细小细小的血珠。快回家换衣服。妻一定会追问“为什么”。这好办，